

外国影片研究丛书

古 都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4 北京

小说译自日本新潮社1979年版《川端康成集》
电影剧本译自日本《电影旬报》1980年12月上旬号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为“外国影片研究丛书”之十二，辑录了日本著名小说家川端康成中篇名作《古都》，以及据此改编的电影剧本。

川端于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，这部作品是他获奖作品之一。

作品描写了京都远郊的林业工人之家生了一对孪生姐妹，按迷信风俗，不扔掉一个另一个也不能活，于是把姐姐送到市内一家绸缎批发商门口。这家夫妇精心抚养，取名千重子。二十年后，在著名的祇园节的祈福活动中，孪生姐妹相会了，这个妹妹名叫苗子，现在是林业工人，父母已经去世。千重子的父母和她自己都希望苗子到她们家来，一起生活，但苗子坚决不从。她认为，生活不同，文化教养不同，不能相处在一起，自己宁愿生活于山林自然之中，自食其力。她在千重子家只住一夜，凌晨便在小雪纷纷中悄然归去。

责任编辑：李正伦

古 都

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河北省阜城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7 $\frac{3}{4}$ 插页 2 字数 186,000
1984年11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—15,000册

统一书号：8061·2250 定价：0.95元

目 录

春天的花	3
尼庵与格子门	19
和服街	37
北山的杉树	55
祇园节	74
秋色	94
松树的苍翠	113
深秋的姐妹	135
冬天的花	148

译者前言

《古都》的作者川端康成一八九九年生于大阪，父亲是个医生。他一岁丧父，两岁时母亲去世。双目失明的祖父把他抚养大，十五岁时祖父又逝世了。幼年时期相继失去亲人，加上生活贫困，漂泊无依，生活之路异常坎坷，对他形成沉郁、孤独的性格起了重要作用。

上初中之后对文学深感兴趣，博览群书，特别是日本古典名著多有涉猎。初中时代开始练习写作，所投稿件常为报刊采用。一九一七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（旧制高中），曾在报刊上发表小说《千代》。一九二〇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，第二年转入国文系。在学期间于《新思潮》杂志上发表了《招魂节一景》，受到当时名作家菊池宽的赏识，并引起文坛注目。

一九二四年大学毕业，登上文坛，和青年作家横光利一等创办了《文艺时代》，发起了新感觉派文学运动。但是这一流派完全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之上，所以不久就瓦解了。

一九二六年发表了《伊豆的舞女》，这部成名之作奠定了他的作家地位。尤其是一九三五到一九三七年，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陆续完成的《雪国》，标志着他的成熟。

战后他发表了不少作品，《古都》则是他的战后杰作。同时他也积极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。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五年任日本笔会会长，一九五八年任国际笔会副会长。一九五三年被选为日本艺术院院士，一九六一年，日本政府颁给他文化勋章。此外，一九五七年德意志联邦政府授予他歌德金牌；一九

六〇年接受了法国政府授予的文化艺术勋章。

一九六八年，他以《雪国》、《古都》、《千只鹤》三部代表作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
川端于一九七二年含煤气管自杀，终年七十三岁。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，留下了一百三十多篇作品。这百余篇作品中，思想与艺术俱臻上乘的首推《古都》。

据此改编的电影，到现在为止已有两部。其一是一九六三年中村登导演的；其次就是译载于此的、一九八〇年市川崑导演的。

市川导演的这部影片，增加了原作本来没有的人物——伐木工人清作。这是苗子从幼年时代起就很要好的朋友，长大之后又在一起劳动，两人订有白首之约。因为增加了这样一个人物，情节也与原作略有出入。

原作的特色在于表现了京都古老的传统风俗与活动，可谓丰富多彩。但是如果按原作悉数搬上银幕，那么，一部影片的长度绝对容纳不了，因此，我们从剧本可以看到，编导下了很大功夫，在不悖离原作基本情节的前提下，以改变人物的活动场景浓缩篇幅，这一点是相当成功的。

春天的花

千重子看见枫树的老树干上的紫地丁开了花。

“啊，今年它又开花了。”千重子立刻感到春天惠临大地。

在城里的住宅那狭窄的院子里，象这棵枫树就算是大树，那树干简直比千重子的腰还粗。当然，它那老而粗糙的树皮，遍体青苔的树干，和千重子袅娜多姿的身躯是无法对比的……

老枫树的树干从千重子腰一般高的地方稍向右扭；比她头部还高的地方，向右倾斜得更厉害了。枝桠从这歪得厉害的地方伸展开，罩住了整个院子。那长长的枝梢因为梢头沉了些，所以稍微下垂。

树干弯曲处的紧下边有两个小坑，紫地丁就寄生在这两个小坑里。而且每到春天它就开花。从千重子懂事的时候起，那树上就有两株紫地丁了。

上边那株和下边这株相距大约一尺。豆蔻年华的千重子有时想：“上边的紫地丁和下边的紫地丁彼此会不会有朝一日相逢，会不会成为知己？”紫地丁“相逢”和“成为知己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连她自己也茫然。

紫地丁每年春天也就开三朵，最多五朵。尽管花开得不多，可是每年春天它都要在树上的这些小坑里抽芽开花。千重子有时从走廊眺望它，有时站在树跟前仰头看它，有时被树上的紫地丁的“生命”所打动，有时“孤单”的感情袭上心头。

“它寄生在这样的地方，而且还活下去……”

到铺子来的客人们虽然很赞赏这老枫树的奇姿妙态，却儿

乎没有人注意树上还开着紫地丁。那树瘤虬劲而古趣盎然的粗干，青苔一直蔓延到高处，这就使它更加显得雄伟和雅致。这样，寄生在上面的小小的紫地丁，自然就不显眼了。

但是，蝴蝶却知道它的存在。当千重子看到紫地丁开花时，也就看到在院子里低飞的成群小白蝴蝶顺着树干飞到了紫地丁跟前。此时枫树正抽出微红的小嫩芽，白色蝴蝶翩跹飞舞，特别鲜艳悦目。两株紫地丁的叶子和花朵的轻姿淡影，投在树干新长的青苔上，益增妩媚。

这是个春花将放乍阴又晴而日丽风和的日子。

千重子坐在廊下，望着枫树干上的紫地丁，直到白蝶翩翩离去。她真想对那紫地丁悄悄说：“今年你居然还能够在这种地方开得这么美啊。”

在紫地丁下面也就是枫树的根旁，竖着一个古色古香的石灯笼。有一回，千重子的父亲告诉她：石灯笼底柱上雕刻的立像是基督。

“那不是玛利亚吗？”千重子问了一句然后说：“北野^①天神庙^②里就有和这非常相似的好大一尊呢。”

“这是基督！”父亲干脆地说。“没抱婴儿嘛。”

“啊，真的……”千重子点了点头，接着又问：“我们祖辈上有基督教徒吗？”

“不，这灯笼大概是造园师傅或石匠拿来安放在这里的，不是什么稀有的石灯笼。”

这个灯柱雕有基督像的石灯笼，可能是很早以前禁信基督教的时候造的。由于石质粗糙，不结实，浮雕像经过几百年的

① 北野，京都旧皇宫北面的泛称，现在是京都上京区西北部一带地区。——译注

② 天神庙，现称北野神社，地点在京都上京区马喰町，十世纪中叶所建，也称北野天神、天满宫。——译注

风雨侵蚀，只有从头部、身体和脚的形状才能看出雕的是基督。但是，也可能当初就并非精细雕刻的吧。袖子很长，几乎拖到衣服的下摆。仿佛双手合十，只有胳膊周围显得比较粗。整个形象看不清楚，然而，也决不会把它看成佛像或地藏菩萨像。

灯柱带基督雕像的这座石灯笼，可能是从前的信仰象征，也可能是从前异国式的装饰。如今只因为它古色苍然，所以才放在千重子家庭院那棵老枫树旁。每逢客人注意到它，父亲就说：“这是基督像。”不过，来谈生意的客人中，很少有人注意到大枫树下有这么个古老的石灯笼。即使看到了，也觉得院子里有一两个石灯笼是理所当然的，也不会理睬它。

千重子已经不再注视树上的紫地丁，而是看着树下的基督像。她虽没有在教会学校念过书，但她喜欢英语，常常出入于教堂，也读读新旧约。可是要给这个古老的石灯笼献把花或点一支蜡，她就觉得不值得。因为石灯笼上哪儿也没有雕着十字架。

基督像上边的紫地丁，她倒觉得仿佛是玛利亚的心。千重子又把视线从石灯笼移到紫地丁上——忽然，她想起了养在古色古香的并波^①壶里的金钟儿。

千重子大约四五年前才开始养金钟儿，那是她发现老枫树上寄生的紫地丁很久以后的事了。她在高中同学的起居室里听到金钟儿不停地叫，便要了几只养起来。

千重子说：“让它在壶里憋着太可怜啦！”可是同学却回答说：总比养在笼子里让它很快死去好。据说有的寺庙养了很多，出卖虫卵。可见对此颇感兴趣的人还不少呢。

^① 古地名，大部分在现在的京都府，少部分在兵库县，从前产的陶瓷颇有名。——译注

千重子饲养的金钟儿，现在繁殖了很多，已经发展到得用两个古丹波壶装它了。每年定不可移地从七月一日左右开始孵出幼虫，八月中旬就会叫了。

但是，它们是在又窄又暗的壶里出生、鸣叫、产卵，然后死去。尽管如此，它们传宗接代，也许远远优于养在笼中只有短暂的一代，不过那却是真正的在壶中度过的一生，壶中就是它们的天地啊。

千重子也知道，从前中国有个故事，叫做“壶中的天地”。说是壶中有琼楼玉宇，尝不完的美酒和山珍海味。壶中也就是脱离俗世的另一个世界，是仙境。这是许多仙人传说中的一个故事。

不过，金钟儿当然并非厌弃世俗才进壶的。虽然身在壶里，恐怕它也不知道身在其中。所以它们一代一代地生存下去。

最使千重子感到吃惊的是：倘使不经常把别处的雄金钟儿放进壶里，只让同一个壶里的金钟儿自行繁殖，那么新生的幼虫就会小而弱。那是因为近亲交配反复不已的缘故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金钟儿爱好者们都有交换雄金钟儿的惯例。

如今是春天，虽不是金钟儿叫的秋天，可是千重子从紫地丁照旧在老枫树树干的坑里开花，想起壶中的金钟儿，也并不是没有缘由。

金钟儿是千重子把它放进壶里的，那么紫地丁是怎么到这个狭窄的小天地来的呢？今年紫地丁开花了，金钟儿也一定出生幼虫鸣叫吧？

“这就是自然的生命？……”

千重子把春天的和风戏弄过的头发擦在一只耳朵边上，想想紫地丁又想想金钟儿，反复思索，两相比较。

“那么，自己呢？……”

在这自然界万物充满生机的春天，对这么一株小小紫地丁

竟然如此出神凝眸注目的，只有千重子一个人而已。

店铺那边传来了准备开午饭的响声。

千重子有约去赏花，该梳洗打扮的时间快到了。

昨天水木真一给千重子来电话，邀她去平安神宫赏樱花。据说真一的朋友——一个学生，在神宫入口处干半个月的检票工作，他告诉真一：现时樱花盛开。

“是我叫他监视樱花的，再没有比这个消息更确切的啦。”真一说着，淡淡一笑，笑得那样迷人。

“他会监视我们吗？”千重子问。

“他是个看门的嘛，谁都得经过这看门的才能进去的呀。”真一又笑了几声。“不过，如果你不愿意这样，咱们就分开进去，在院里的樱花树下相会好了。好在那些花，即使独自一个人也看不厌的。”

“那么，你就一个人去看不好么？”

“好是好，不过万一今晚来场大雨，花全给打下来，那我可就不管了。”

“那我就看落花的景致呗。”

“让雨打下来而弄脏的花，是落花的景致吗？所谓落花的……”

“你真坏呀！”

“倒底谁坏？……”

千重子挑了一件素雅的和服穿上，出门去了。

平安神宫光凭“历史节”^①就够有名的了。这座神宫是为了纪念一千多年以前在京都建都的桓武天皇，于明治二十八年^②

① 平安神宫从1895年(明治28年)开始，每年10月22日举行一次神巡节，这个节表现历史风俗的巡行队伍，表示自平安时代至明治维新各个历史时期风俗的变迁，成为神巡的前驱。——译注

② 公元1695年。——译注

敕建的，所以神殿不算古旧。不过，据说神门和前殿是仿当年平安京的应天门和太极殿建造的。它右近是橘，左近是樱。昭和十三年^①还把迁都东京之前的孝明天皇合祀于此。在此举行婚礼的人很多。

更漂亮的是装饰着神苑的一簇簇的红垂樱。如今“可以说除了这儿的花，的确再没有什么可以代表京都之春了”。

千重子一走进神苑入口，就感到那盛开的红垂樱的颜色沁人心脾。“啊！今年又赶上京都之春了。”她赞叹了一声，就一直伫立在那儿观赏。

但是，真一在别处等着呢，还是没有到？千重子打算找到真一再赏花，她从花木丛中走了下来。

真一躺在坡下的草坪上。他后脑勺枕在双手十指交叉的手上，闭着眼睛。

千重子没想到真一会躺在这儿。实在讨厌。既然等候的是年轻的姑娘，却居然这样躺着。与其说她生气的是自己感到受了侮辱，不如说真一躺着这件事本身举止粗野。在千重子的生活历程里，她看不惯男人躺倒的姿态。

也许真一常在大学校园的草坪上与同学曲肱为枕，或者仰面朝天四肢舒展地躺着谈笑风生惯了，现在不过是照例行事而已。

真一近处有四五个老太太一边打开多层食盒，一边闲聊。也许真一对这些老太太感到亲切，在她们旁边坐了一会儿便躺下的吧。

千重子想到这里不由得要发笑，可这样一来倒觉得自己的脸红了。她没有招呼真一起来，只是站着不动。而且还想离开真一，……千重子从来没见过男人躺着是什么模样。

^① 公元1938年。——译注

真一穿着整洁的学生服，头发也理得整整齐齐。他闭着眼睛，长长的睫毛，真象个少年。然而，千重子没有正面瞅他一眼。

“千重子！”真一喊了一声，站了起来。千重子马上噘着脸：

“在这种地方躺着，难道不难看吗？过路的人都瞧见啦。”

“我不是睡觉，你一来我就知道了。”

“可恶！”

“……！”

“我要是不叫你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是看到我来了才装睡的？”

“因为想到你这么幸福的姑娘闯进我的心里，就不由得有点儿感慨呀。偏巧这时候又有点儿头痛……”

“我？我幸福？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头痛？”

“啊，现在好了。”

“脸色好象不怎么好。”

“啊，已经没事儿了。”

“真像一把宝刀呀！”

真一偶尔也听别人说他的脸象一把宝刀，可是这话还是一回听千重子这么说。

真一被人这么形容的时候，心里洋溢着难以言喻的激昂情绪。

“这把宝刀不伤人哪。这里毕竟是樱花树下嘛。”真一说着笑了起来。

千重子走上一个小丘，又折回到迴廊的入口处。站在草坪

上的真一跟了过去。

“真想把所有的花都看个遍。”千重子说。

他们一来到西边迴廊的入口处，那红垂樱立刻使人心旷神怡，春风满面。这才是真正的春天！红色的八重樱累累满枝，一直开到下垂的细细的梢头。象这样的茂林繁花，与其说樱树开了花，不如说繁花里有树枝更恰当。

“这一带，我最喜欢这种花啦。”

千重子说着，把真一引到迴廊拐弯的地方。那棵独株樱树，枝桠特别茂盛，伸得好长。真一也站在一旁望着它。

“仔细看，它的确象女人一般！”真一说。“那低垂的细枝，还有那花，实在袅娜雍容……”

的确，八重樱这种花，红中略显紫色。

真一接着说：“我过去从没想到樱花的形神竟然这般等同妇女。它那形色、风韵，还有它那柔媚和莹润，无不和女性相似。”

他们俩离开这棵樱树朝水池那边走去。路旁有些折凳，上面铺着红色单子。游客们坐在上面在喝淡茶。

“千重子！千重子！”有人在喊。

身穿长袖和服的真砂子，从微暗的树丛中的澄心亭茶室走来。

“千重子，我想请你帮个忙啊。我累了，刚才伺候先生的茶席来着！”

“我这身打扮，只能帮忙洗洗茶具。”千重子说。

“没关系，洗洗茶具也……真的，来不来嘛。”

“我还有同伴哪……”

真砂子这才发现真一，便凑到千重子耳旁悄悄地问：

“未婚夫？”

千重子微微地摇了摇头。

“心上人？”

千重子又摇摇头。

真一转身走开了。

“噢，一起进茶室喝喝茶不好吗？……现在，位子正空着呢。”真砂子这样邀请千重子。可是她谢绝了。她追上真一说：

“我那位茶道朋友长得漂亮吧？”

“当然漂亮啦。”

“噢呀，人家会听见的呀。”

千重子向站在那儿送他们的真砂子点点头之后走开。

穿过茶室下面的小道就是水池。近岸处的菖蒲叶，从从嫩绿，争相挺立。睡莲的叶子也浮于水面。

这个池子周围没有樱树。

千重子和真一沿着池子，踏上了一条略微昏暗的林荫道。嫩叶的幽香和湿润的土香迎面飘来。那条林荫小道很短。道路尽处豁然开朗，眼前是一座庭园，这里的水池比过来的那水池还大。池边的红垂樱倒映水中，悦目爽神。西方的游客正在拍摄樱花。

然而，水池对岸的树丛中，榎树也腼腆地开着白花。千重子想起奈良来了。那里有许多松树，虽然远非参天巨木，但不少是婆婆多姿的。即使没有樱花，那劲松的苍翠倒也足够引人入胜。啊，现在那里的松树的青翠和池水的明净，一定也把垂樱的簇簇红花，映衬得更加鲜艳夺目了吧。

真一领先踏上了池水中的踏脚石。这叫做“涉水”。这是一种圆的踏脚石，就象把华表的圆石柱锯成石墩排列起来似的。千重子踏上去，有时还得稍稍撩起和服的下摆。

真一回过头来说：

“我真想把你背过去呢。”

“不妨试试，那我可就佩服你啦。”

当然，这样的踏脚石连老太婆都能走得过去的。

踏脚石边上也漂着睡莲的叶子。靠近对岸，踏脚石周围的水面倒映着小松树的影子。

“这种踏脚石的排法，也富有幻想吧？”真一说。

“日本的庭园不都是富于幻想的么？就象人们总爱说醍醐寺庭园里的杉藓富于幻想呀、富于幻想地，反而令人讨厌……”

“可真的，那种杉藓的确是富于幻想嘛。醍醐寺的五重塔已经修好，现在是庆祝落成期间。去看看不？”

“醍醐寺的塔也是仿照新金阁寺建造的？”

“一定是彩绘得焕然一新了吧。不过，因为塔没烧掉……只是拆了之后按原样重建的。庆祝落成正好赶上樱花盛开时节，去的人一定很多。”

“要论赏花，看了这里的红垂樱就不再想去别的什么地方了。”

不一会儿，两人渡过了这水池。

走完那排踏脚石，只见岸边松林挺秀，转眼间来到了桥堂。它正式名称叫“泰平阁”，实际上它是使人有“升堂入室”之感的桥。桥两侧造成矮靠背坐椅，人们就坐在这里休息，这样，人们仿佛隔着水池眺望庭园的景色一般。啊，当然是有水池的庭园。

坐在这里休息的人们，有的喝水，有的吃东西，有的小孩子在桥正中跑来跑去。

“真一，真一，这儿……”千重子首先坐下，右手放在凳上，给真一占了一个位子。

“我站着就行。”真一说，“蹲在你跟前也……”

“随便。”千重子陡地站起来，让真一坐下。“我买鲤鱼食去。”

千重子买回鱼食，往池子里一扔，鲤鱼便成群一拥而上，有的还把脊梁露出水面，于是，涟漪骤起，环环相逐。樱树和松树的倒影微微荡漾。

千重子说了声“给你吧！”就把剩下的鱼食给了真一。真一默不作声。

“头还痛？”

“不了。”

两人在这里坐了好长时间，真一表情严肃地望着水面。

“想什么呢？”千重子问他。

“啊，怎么说呢。大概有什么也没想的幸福时刻吧。”

“在这樱花盛开的日子……”

“啊，在你这幸福的小姐身边……可能是你这幸福的气氛感染了我，总觉得浑身温暖，更加年轻了。”

“我幸福吗？……”千重子又提了这句话，立刻流露出黯然神伤的眼色。因为她低着头，所以她这忧形于色的神态，真一是从她倒映于池水中的面影看出来的。

不过千重子终于离坐站了起来。

“桥那边有我最喜欢的樱花。”

“啊，从这儿就能看得见，就是那棵吧？”

那棵红垂樱的确美极了。这也是有名的樱树。它那枝条象垂柳一般下垂，并且向四外伸张。千重子一到那樱树跟前，似有似无的微风正好把花瓣吹落在她的脚下和肩上。

花瓣零落地飘落下来，有的落在树下，有的漂在池上。不过，落下来的大概也只有七八朵花的花瓣……

低垂的枝桠尽管有竹架子撑着，但那些细梢仍然几乎垂到水池的水面上。

从这红色八重樱簇簇繁花的间隙，望得见池子对岸东边的丛林上方，那座嫩绿青翠的山峦。

“那是东山的余脉吧？”真一说。

千重子回答说：“那是大文字山”。

“哦，原来是大文字山哪，怎么显得那么高？”

“也许是从花丛里远望的缘故吧。”

说话的千重子就站在花丛中。

两人都不忍离去。

这樱树周围铺着白色碎石渣，白色碎石渣右边是一片松林，在这庭园里可算是树干最高的松树了，所以别具美景。从这里穿过去，来到了神苑的出口。

走出应天门，千重子说：

“还想到清水寺去看看呢。”

“清水寺？”真一那神态好象是说清水寺实在乏味，不值得一顾。

“我想从清水寺鸟瞰京都的暮色，想看看日暮的西山天色。”因为千重子反复说了几遍，真一也就同意一行了。

“好，那就去吧。”

“走着去？”

路程相当远。但是他俩不走通电车的大街，绕远到去南禅寺的那条路，从知恩院后面穿过去，直奔圆山公园深处，顺着那条幽静的羊肠古径来到清水寺跟前。这时，整个寺院恰在春天的苍茫暮霭之中。

连清水寺舞台这一胜景所在，也只剩下三四个前来参观的女学生，此时已经难辨她们的面目了。

这时正是千重子想饱览此地暮色的好时刻。幽暗的大雄宝殿已经点上了明灯。千重子没在正殿的平台上停步，径直走了过去。经过弥陀堂前，一直到了后院。

后院也有一个利用悬崖绝壁建造的“平台”。这平台用桧树皮编的屋顶，十分轻巧，因而显得整个平台既小且轻。不过，平台是西向。向着京都的市街，向着西山。

城里已是万家灯火了，然而还残留着临暮的微明。

千重子倚在平台的栏杆上远眺西山，似乎忘了同来的真一。真一走到了她的身旁。